

生活喜剧

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，作为面临着“中年危机”又怀才不遇的厨子，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，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，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，更倒霉的是

老范的钱包被人偷走了

老范呼出一口气，心下小得意了一把：“机动车有个好刹车是多么重要啊……”这念头刚闪过去，就听见后边一连串地喊叫催促：“让开让开让开……别别别——别动！”老范本来想躲来着，听见人接着喊别动，又站住了。结果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一辆歪歪扭扭行驶而来的自行车结实撞到了老范电动车的后屁股上，“啪”的一下，两辆车上的两个人同时摔了个四仰八叉，自行车和电动车则纠缠到了一起，瘫在路边。



老范只觉得眼冒金星，半边身子火辣辣地蹭得生疼，下意识地点了点油条和豆浆，一看全洒地上了。幸亏平时养成了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，这要没戴头盔，准保被撞个头破血流。

老范艰难地从地上支撑起身子来，肇事的人也刚刚缓过神来，是个小年轻的，个头不矮。范春雷首先不满：“哎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先让我让开，又让我别动，你是怕撞着我是不是？”年轻人也不示弱：“你咋骑的啊？咋说停就停啊？”“关键是红灯它说红就红了！”老范一指前边。“红灯有你什么事啊？那是给汽车看的！”年轻人明显很没觉悟。老范立刻抗议：“我也属于机动车啊。”年轻人白了老范一眼：“有病！”说着上车就走了。

老范看着年轻人的背影，无奈地笑了笑：“不识好人真面目，只缘身在醉酒中。”下意识地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突然发现有点儿不对劲，他一摸兜，惊了：“呀！我钱包呢？”随即一拍大腿，嚷嚷起来：“小偷，抓小偷啊！”

老范戴上头盔，跨上电动车，使劲儿转“油门”，可车子一动不动。“咋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？！”老范顾不上多抱怨，推着车子一通猛跑，然后一个旱地拔葱，跳上车加速向前追去。老范追了半天不见人影，前后一看，发现边上只有一条小胡同，于是骑车拐进了胡同里。走到里面，只见刚才那个年轻人正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不止呢，敢情这人酒喝多了，晕车呢。

老范刚想叫人，一转头，发现天赐良机，于是蹑手蹑脚地从背后向年轻人靠近。浓烈的酒臭气传来，直冲鼻子，熏人。年轻人吐得昏天暗地，不知身外事。老范捏着鼻子，踮着脚走到年轻人身后，低头沉思了一下，伸出手指顶住年轻人的腰。“不许动！”老范断喝一声。年轻人吐到半截刚要喘息，闻听此言一哆嗦，刚要扭头转身，老范又一声断喝：“动！动一个试试！手！举起来！”年轻人抖了抖，颤巍巍地举起一只手。“大哥，我听出你声了，不打不相识啊，刚才我……”他还试图套近乎。

范春雷正词严，满脸正气：“少来这套！刚才才是我内部矛盾，现在性质变了。就举一只手，你当打车呢？把那手也举起来！”年轻人赶紧用手抱住自己的头，样子紧张得不行，哆嗦着蹲在垃圾桶边上。范春雷放下捏着鼻子的手，顺势翻年轻人的口袋。“钱包呢？”老范问，他没摸着自己的钱包。“上衣兜里。”老范把手伸进年轻人的上衣兜里，掏出钱包，揣进自己口袋，学着从电视上警匪片里看到的样子，身子慢慢向后不断倒退。

老范警告：“我不数到10不许回头啊……9,8,7,6……”年轻人老实地蹲在原地继续抱着头。老范倒退到自己的电动车跟前，扶着车把，转身看看，推着车快跑几步，无声地滑远了。隐约听到背后似乎传来一嗓子：“别以为你戴上头盔我就不认识你了！”

等老范拿着早餐进院的时候，范小雷早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吃饭了，面前摆了个空碗，正搁那做和尚念经状无聊地敲碗呢。丁小婉一身睡衣，正在里屋描眉画眼。和老范家一个院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，也是老范的干妈齐大妈坐在小雷身边紧着问：“别敲了，小雷啊，要不先给你弄点儿面疙瘩？”范小雷老大不愿意：“来不及啦！我今天值日，一大早我爸就让我对自己狠一点儿，我一咬牙起来了，结果他不回来了，我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。”丁小婉手里拿着画眉笔，气咻咻地从屋里出来：“敲啥？别敲了！你爸还没回来啊？”“没有，我都来不及了！”老范气喘吁吁地推着车进了院，还没停下车子就急忙嚷道：“来得及！来得及！我给你卡着点儿呢！”老范把油条往桌上一摊：“吃吧。”然后抓起桌上的饮料瓶，仰起头一口气喝干，又叫齐大妈：“大妈，来吃早点。”范小雷看着那个空饮料瓶直翻白眼，那是他准备带到学校去的。

丁小婉在边上跟老范嘀咕：“昨天晚上跟你的话白谈了？”老范不解：“怎么的了？”“买个早点这么长时间，肯定又跟人家白话去了。”“没有，胡同口那家卖早点的是新来的。都是圈里的，不是外人，交流了几句。”

生财之道

施展拳脚不光靠资本，还得有谋略

2007年11月19日 星期一 晴

这两天，白天我和周媛各自去上班，晚上周媛回来洗衣、煮饭，我则坐在小板凳上辅导儿子的作业。家的味道，就在这平淡无奇的琐碎中扩散。

同周媛讲和之后，我心里变得踏实多了，一心扑在桥架厂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除了几笔数额较小的呆账之外，其他应收款如数收回来了。账上有了钱，我的胆子就大了些。我安排财务小孙去买3辆摩托车，并强调一定要买质量好的，不要过分计较价格。小孙有些犹豫，说：“现在账上虽然有点儿钱，但我们还欠着人家十几万元。几下把钱挥霍了，别人来收钱，我们拿什么给人家？”小孙能够这么说，足以说明她是个负责任的女孩。我说：“你别担心，去买就是了。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到时看结果吧。”小孙不情愿地去了。

下午，3辆崭新的摩托买了回来，摆在工厂门口的院子里，煞是惹眼。我把业务人员叫来开会，并让小孙也列席会议。我问3个业务人员，说：“你们手上现在有多少马上就要交货的业务？”业务员小黄说：“我手上有一个5万多块钱的合同。”小周和大杨都摇摇头，都说手上有客户信息在跟，现成的没有。我说：“我出一个政策，要求你们以最快的速度把客户抓过来。这个政策是：从现在开始，一个月内，我们对外销售桥架一律比市场价低20%，但要求现款现货。同时，设立销售奖，每人每月完成15万元的销售额。谁卖得最多，除提成外，另外奖励2000元；亚军奖励1000元；第三名罚款

500元。”小周说：“那你可不亏死啊？现在钢材价格猛涨，你还降价20%销售，能撑多久啊？”小黄说：“老大，你带了多少资金来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好多桥架厂还在准备涨价呢。你这样做，几下搞死了，我们怕要作鸟兽散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你们别怕，本人自有妙计。”大杨说：“不管你有啥妙计，但你来也得也太猛了点吧？价格就不说了，这个月15万元的销售额也太多了吧？”我说：“所以嘛，我预先买了3辆摩托，为的就是让你们完成销售目标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3个业务员一下情绪高涨，纷纷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

2008年4月20日 星期一 多云

由于我们的逆市降价，我们一下子拦截了不少的客户过来。同时，我们工厂的名气也增大了，不了解我们工厂的客户都在评论说我们的实力强。有了供应商的价格支持，我的桥架厂基本上就不亏了。除去赵均的那份钱，我还小有盈余。

我开始酝酿涨价。降价容易涨价难。光一个钢材价格上涨，然后桥架就涨价的理由太简单了，我必须找一个让客户非常理解又容易接受的理由。正当我为怎样涨价费神的时候，钢材价格降了。钢材价格一降，其他桥架厂也开始降价。但由于有我们那一波逆市降价的影响，我们仍然占有相对主动的地位，销量并没受到多大的影响，相反，利润却增加了不少。

我的心情渐渐舒畅起来，突然想起应该去找找毛梅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毛梅给我打了不少电话，约我见面，我因忙于桥架厂的事务，又怕周媛产生误会，所以一直避而不见。后来毛梅就没有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想她一定是生气了。但我



应该给毛梅一个明确的答复，不能再让她把心思花在我身上了。我给毛梅打了个电话，但毛梅的手机却关机了。这可是个新鲜事了，毛梅的手机好像从来都不关机的。我没在意，大约是她手机没电了吧。

第二天，我再给毛梅的手机打电话，还是关机，我有些奇怪。接下来，连续好几天，毛梅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。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忙打电话给张鹏。张鹏闪烁其词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外面出差。”毛梅一定是出事了。

在一栋写字楼的8楼，我找到了毛梅的公司。毛梅的公司规模不小，大约300平方米的办公室。但里面除了几个值班的小姑娘，空荡荡的，没有其他人。我说：“我找你们毛总。”坐在前台的小姐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毛总不在。”我说：“她到哪里去了？我是她朋友。”那小姐不耐烦地说：“给你说了，她不在。”我说：“毛梅到底出了啥事？你跟我说，我们好想办法帮她呀。”那小姐这才抬起头来，问：“你们是啥朋友啊？”我一下犯了难，支吾着说：“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朋友。有点几像那什么，但又不是那什么。”那小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说：“毛总进班房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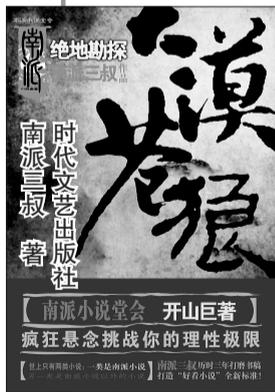
我大吃一惊，怎么可能呢？以毛梅的睿智，她怎么可能干违法的事情呢？

惊悚悬疑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，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一纸密令，我们不明目的、不明地点、不明原因，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——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——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。整个故事神奇诡异、悬念迭出。

我对副班长提出要飞到飞机内部去看看

就在两个人都快油尽灯枯的时候，突然后背撞上了什么东西，在激流中被拦停了下来。我已经冻得没知觉了，这一下应该撞得非常厉害，我俩艰难地一摸，才知道这激流的水下拦着一道铁网，似乎是拦截水流中杂物的，我摸到网上贴着不少树枝之类的东西。当时我眼泪都下来了，直叹幸运，但接着就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拦着一道铁网？正想着，我和副班长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，等到我们抬起手电，一照之下，我和他顿时张大了嘴巴。只见一架巨大的日本“深山”轰炸机，



淹没在铁网后的河道里，机身大半都在水下，显然已经完全坠毁了。

副班长和我都被这飞机的巨大看呆了，好一阵说不出话，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，爬过铁网，随即又发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情况——水下轰炸机残骸的四周，堆满了我们儿时见到的捆着尸体的麻袋，这里数量更加惊人，从铁网开始一直延伸到四周，黑压压的看不到尽头，轰炸机就卡在那些麻袋里。

副班长看着那些东西自言自语道：“日本人在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？”我无言以对，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
三天前，我看这架飞机的时候，还有一段影片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影子，如今真正在地底看到了，我反倒感觉无

法相信。天，在这地底的深处，真的有一架轰炸机！对飞机的好奇让我忘记了刚才的惊悚和疲惫。我对副班长提出要飞到飞机内部去看看。

副班长体力比我消耗得大，此时精神恍惚，我问他怎么样，他只点头也说不出来。我只好给他揉搓身体，直到他的皮肤发红后便让他待在这里，自己爬进机舱。机翼和机首之间的部分浸在水里，我趟过去，直接进到机舱，我看见副驾驶座倒在那里，一具干瘪的飞行员尸体贴在主驾驶座上，这一具尸体果然年代久远，是日本人没错，我用手电仔细照了照，倒吸了口冷气。这具尸体，似乎有极其不寻常的地方。

虽然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，但从驾驶舱残骸的情况来看，飞机坠毁时并没有着火，但那尸体竟然是青黑色的，且浑身都有凹陷的深坑，乍一看就像蜂窝一样。

这具尸体的腐烂情况明显很不平均，身上有些地方没有腐烂，而有些地方又腐烂得太严重，看着很让人不舒服。我扯下块铁皮把尸体盖住，再次回到机翼上后，把副班长背进驾驶舱，然后收集了所有似乎能烧的东西点燃，火焰虽然小，但两个人还是逐渐暖和了过来。

我此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干，等衣服完全干了以后，俩人都开始围着火打盹。脑子虽然很乱，但这一觉居然睡得很舒服又暖和，眼睛一睁开却感觉相当的不对劲，心说怎么突然就醒了，而且耳朵很疼。接下来一秒钟，我顿时醒悟过来，因为飞机的残骸外面，传来了一连串“嗡嗡嗡”凄厉的巨响。

我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，心说是什么声音？听了一会儿，才发现那凄厉的声音，竟然是警报声！这里怎么会有警

报？我大惊失色，怎么回事？难道电力已经恢复了？我们做过三防训练，这警报声太熟悉了，我马上爬出驾驶舱的破口，到了顶上。听见黑暗的远处，好像厉鬼一样的警报声，在暗河上回荡。副班长也被吓醒了，他爬了上来，问，怎么回事？

我听着警报声，发现竟然越来越急促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，让人只想拔腿而逃。然而四周的环境又让我们走投无路，焦急间只有站在飞机顶上。不过出乎意料的是，警报在响了大概五分钟后，突然静止了下来，但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接着，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传来，像什么机械扭曲的声音，下游黑暗处的水声也猛地响了起来。

我忐忑不安地看着声音的方向，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，低头一看，水流的水位竟然下降了。难道是水坝！我突然意识到。我有点难以置信，但是，既然地下河里可以“坠毁”一架轰炸机，那修建一座水坝，似乎还是比较合理的事情。

水位迅速下降，半小时后就降到了那些麻袋以下，一条由临时的铁网板铺成的栈道，出现在麻袋中间。铁网板虽然浸在水里，但我想从上面走肯定不会太过困难。这是我们不知道排水是人为的，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离开困境的绝佳机会。马上爬下飞机，顺着麻袋一路攀爬下到了栈道上。下来后随着水位的下降，能看到巨大的铁轨出现在水下，比普通火车的铁轨要宽了不止十倍，这东西应该是滑动飞机用的。同时随着水面迅速下降，各式各样已经严重腐蚀的东西，都露出了水面。我真是想不到这水下竟然淹没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又为什么会设置在河道里呢？